

悦读

为《麻将》痴迷的日子

倪锐



从《株洲日报》上剪下来的万宁连载小说《麻将》

不是专门研究打麻将,怎么能写出如此传神的感受?!

我这个小麻神算是遇上麻玉帝或麻王母了!看这部连载小说,我像看最好的剧情片一样,简直快上瘾了,我好奇书中人物的命运,接下来的蓝晓儿会怎么样?我第一次期待周末的大牌局一样期待着小说的续集。我第一次找来剪刀,把小说沿边线剪了下来。我认真地准备了个大本子,把剪报顶端真正地轻轻粘贴在上面。

一向有点赖床的我,第二天晨曦刚露,就迫不及待地起来了,一边在幼儿园门口接待小朋友和家长,一边眼睛不住地瞟着伸向幼儿园的那条水泥路。路的尽头,一扇爬满野蔷薇的围墙挡住了我的视线。

邮递员每天上午是几点从围墙那边递报纸到幼儿园的?以前似乎从未关注过,只知道想起的时候就去拿钥匙打开那个黑色的报箱。有时候,因为忙,塞在里面的几天才去拿也是常事。但自从遇上了这个《麻将》,我的那个麻将牌就淡了一些,我会每天惦记着,看到第几集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蓝晓儿会和林中林结婚吗?贺明明怎么能这样?每天报纸角落的那个规则或不规则的小方块,成了我最大的惦记。

小说的结局发人深省,令人唏嘘。我很久都没能从中走出来……

几年后,晚报与电大征文,我写了当年在电大读书的日子里的往事,获奖了,因此认识了同台领奖的欧阳光老师,她对我诸多关照。此后,我会偶尔记下几句话,发在自己QQ的说说里面。又几年后,《株洲日报》征文,我写了篇散文,又获奖了,这让我喜不自胜。2018年,我开始弄“麻”从文,用心写了很多作品,加入了作协,知道了作协主席叫万宁。我从前孤陋寡闻、不爱读书、即使看书也不看作者的我,总觉得万宁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见过。

偶尔翻到从前的剪报本,看着粘贴着的《麻将》小说连载,赫然发现,那个四坨上方赫然写着万宁二字。可眼前的万宁,身形窈窕、笑容可掬、明眸皓齿、长发飘飘,这哪里是麻玉帝或麻王母,明明是麻仙子嘛!

那个日夜奋战,打麻将打到眼圈黑黑,脸色蜡黄的人,看这个小说看入迷了,你看着这样的描述,写得跟一场多么紧张和浩大的工程似的,“其实一场牌局就是一场竞技。”“牌局是瞬息万变的。”“打到凌晨,脸上的肉,一会儿紧绷,一会儿麻麻的,像有极小的针头刺在脸上,细细的,密密的,夹杂着凉意,同时瞌睡也不时袭来,心脏的跳动也有些紊乱。”我的天,难怪我最近手气不佳,原来还有打麻将专业的研究生,这是爱看。打报纸也就为了眼儿副刊版面的小说、散文、诗歌。

没想到,那次的歇一眼,就直接把我的眼珠子钉在报纸上了。哈哈,遇上知音了!报纸上也有《麻将》,一个四坨,一个五坨,还有八万和发财。左边是一个美女头像,右下角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赌鬼,上面是一群大盖帽。大概是抓赌的。哈哈,居然是小说连载,标题还是《麻将》!我仅看一集,就被迷住了。原来,有人比我还会打麻将?!原来,同事的那些调侃麻将插科打诨的话,在这里不过都是小儿科!原来打麻将还可以被写成小说!会打麻将还会写小说?会写小说的人也和我一样爱打麻将?

那个日夜奋战,打麻将打到眼圈黑黑,脸色蜡黄的人,看这个小说看入迷了,你看着这样的描述,写得跟一场多么紧张和浩大的工程似的,“其实一场牌局就是一场竞技。”“牌局是瞬息万变的。”“打到凌晨,脸上的肉,一会儿紧绷,一会儿麻麻的,像有极小的针头刺在脸上,细细的,密密的,夹杂着凉意,同时瞌睡也不时袭来,心脏的跳动也有些紊乱。”我的天,难怪我最近手气不佳,原来还有打麻将专业的研究生,这是爱看。打报纸也就为了眼儿副刊版面的小说、散文、诗歌。

曾经我也是一名“麻神”。周一到周五,在幼儿园家长、幼儿和老师之间团团转,忙得双脚不沾地。

尽管同事们白天都累得够呛,但一到晚上,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宿舍里吆喝着打麻将。不是吹牛,我是十打七八赢。倒不是因为我是园长,老师们让着我,确实是我凭本事技高一筹,甚至曾经创下过连赢十二场的骄人“麻绩”……

似乎,我的业余爱好除了打麻将还是打麻将。其实不然,我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看报,那时我自己自费订了《株洲日报》和《株洲晚报》。上班的时候没时间看,下班和周末要打麻将也没时间看,那我什么时候看报呢?上厕所和晚上睡觉前。了解我这嗜好的人,只要看到我在找报纸,就知道我要上厕所或睡觉了,导致我的床头和幼儿园的成人厕所里,都堆了一堆报纸。

有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拿着一份报纸去蹲厕所,先打开,翻过第一页,一般都是新闻类的,再打开,大多是民生类的,再翻过来,广告的面占多数,特别是当年盛行的房产广告,最后就是文苑副刊。我读书不多,平时也不写,但

是爱看。打报纸也就为了眼儿副刊版面的小说、散文、诗歌。

没想到,那次的歇一眼,就直接把我的眼珠子钉在报纸上了。哈哈,遇上知音了!报纸上也有《麻将》,一个四坨,一个五坨,还有八万和发财。左边是一个美女头像,右下角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赌鬼,上面是一群大盖帽。大概是抓赌的。哈哈,居然是小说连载,标题还是《麻将》!我仅看一集,就被迷住了。原来,有人比我还会打麻将?!原来,同事的那些调侃麻将插科打诨的话,在这里不过都是小儿科!原来打麻将还可以被写成小说!会打麻将还会写小说?会写小说的人也和我一样爱打麻将?

那个日夜奋战,打麻将打到眼圈黑黑,脸色蜡黄的人,看这个小说看入迷了,你看着这样的描述,写得跟一场多么紧张和浩大的工程似的,“其实一场牌局就是一场竞技。”“牌局是瞬息万变的。”“打到凌晨,脸上的肉,一会儿紧绷,一会儿麻麻的,像有极小的针头刺在脸上,细细的,密密的,夹杂着凉意,同时瞌睡也不时袭来,心脏的跳动也有些紊乱。”我的天,难怪我最近手气不佳,原来还有打麻将专业的研究生,这是爱看。打报纸也就为了眼儿副刊版面的小说、散文、诗歌。

文艺往事

忆书法家国泉先生

方敬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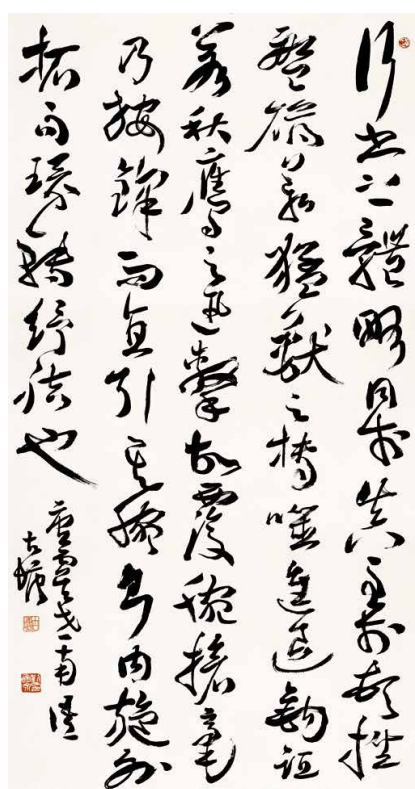
1983年9月,时任我们公司经理的沈智强先生,心怀文化传承之念,力倡书法研习,创办业余书法班,特聘刘国泉先生执教。余有幸跻身其间,自此叩开墨香之门,与先生结下一段难忘的翰墨因缘。

开班那日,国泉先生挥毫泼墨,写下来隶《劝学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绿,阶前梧叶已秋声。”笔锋流转间,墨香伴着箴言,如春雨润物,劝勉我辈珍惜韶华,潜心向学。授课时,先生从空谈玄理,而是紧扣执笔、运笔、间架之法,着重于实践中的解惑答疑。他常说:“学书如学步,楷书为根基,行书是进阶,草书乃驰骋,根基未稳便求奔逸,恰似鞭子未会走先学跑,终难成器。”此语与唐孙过庭《书谱》中“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至理一脉相承,寥寥数语,道尽学书真谛,令我茅塞顿开。

亦是从彼时起,余方知书坛浩瀚,始识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飘逸洒脱,始知颜真卿《勤礼碑》的雄浑庄重,《祭侄文稿》的悲愤沉郁,《多宝塔碑》的骨力劲健。国泉先生如指路明灯,为我开辟了一片全新的艺术天地。此后,我谨遵先生教诲,每日临帖不辍:先摹颜真卿楷书,悟其大气磅礴;再习柳公权碑帖,学其铁骨铮铮;继而临王羲之《米芾》、赵孟頫、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诸家行书,品其笔墨意趣。寒来暑往,经年累月,旧日粗笨的书写习惯渐次褪去,名家的笔法笔意悄然融入笔端,笔下字迹也日渐清秀雅致。每当凝视国泉先生赠予我的墨宝,便觉自惭形秽。先生的字,潇洒飘逸如行云流水,俊朗秀美似明月清风,与我之拙笔相较,不啻云泥之别。先生曾言:“欲成书法家,非三十年苦修不可。”彼时不解,如今方悟:这话既是对“学书可速成”谬论的婉劝,更是对功利炒作“某字售价百万元”所助长的投机之风的无声谴责,字字恳切,句句箴言。

“学书需三十年。”先生此语,如刻石铭心,四十余载光阴流转,至今仍清晰回响在耳畔。

书法班结业之际,一日夜晚,公司领导嘱我前往先生家中,请其赴结业典礼。先生居所位于河东影剧院之后,那是我首次踏入他的家门。不大的屋子,仅四五十平方米,却处处弥漫着浓郁的书香。四壁之上,挂满了先生的墨宝,或楷书端正,或行书灵动,或草书奔放,每



刘国泉书《虞世南笔髓论》

一幅都透着先生对书法的赤诚与热爱。同往的还有一位女同事,她立于一幅幅条幅前,目光流连,似被这墨香深深吸引。先生见状,便想引她步入书法之门,笑问:“姑娘可会写毛笔字?”女同事摇摇头:“不曾学过,却爱临摹。”先生随即取来毛笔,蘸满浓墨,递至她手中:“不妨一试,写几个字与我看。”女同事红着脸推辞:“从未写过,恐笑大方。”先生温声劝道:“无妨,尽兴而写,无人会笑。”女同事拗不过,只得对着墙上条幅,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先生屏息凝神,立于一旁仔细观察,待她写完,轻声赞道:“你颇有天赋,只需潜心研习,日后定能进步。”随后,先生亲自示范,从执笔的姿势,到起笔、运笔、收笔的技巧,一一指正她的不足。女同事听着,频频点头。从国泉先生这份“看似强人所难的执着”中,我觉得,大凡真正有学问、有情怀的大家,心中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担当,这份“执着”,恰是他们对所挚爱的事业最纯粹的坚守。

后来,国泉先生出任市书协主席,更是将全部心血投入到书法的普及与传承之中。他撰写书法论文,以通俗的语言阐释深奥理论,让书法艺术贴近大众;他创办书法学校,悉心培养青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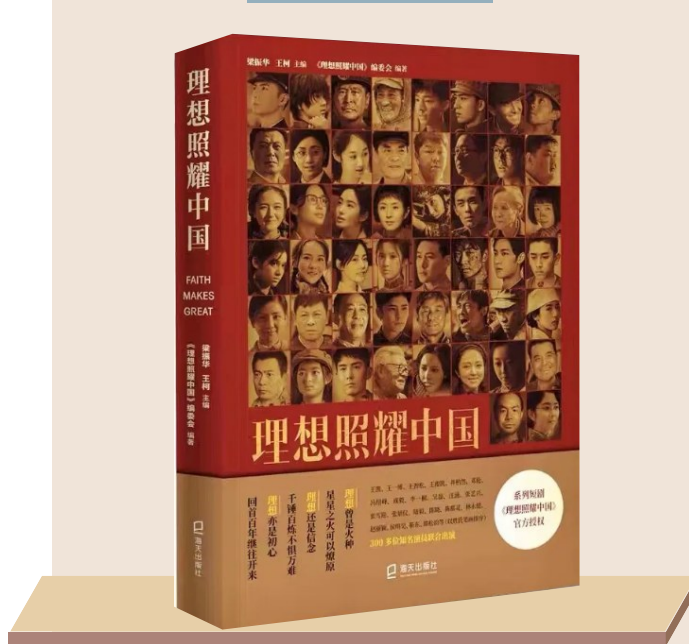
书法人才;他牵头创办《株洲书坛》报,为本土书法家搭建作品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株洲书坛远播;他组织青少年书法考级,以专业标准激励书法爱好者精进技艺,攀登艺术高峰;他策划书法大赛与展览,点燃全民学书热情,推动株洲书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他的感召与引领下,县区书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株洲书坛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先生任职期间,书协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诸多举措皆可圈可点,其中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他力排众议,拍板编辑出版《株洲市文艺家大词典·书法卷》的魄力与担当。

书协本是民间社团,无固定经费,出书之事,资金筹措实为难题。当我这个普通会员接到书协要编篡书法大词典的入编通知时,既欣喜若狂,又心存疑虑:莫非是委员会集资?可细读通知,文中只要求每位会员报送资料入编,字里行间未提“集资”二字。我心中愈发好奇:这笔出书的费用,究竟从何而来?后来方知,为解资金之困,先生带领书协25位核心成员主动担责,按职位高低分摊费用,先生自然承担最多。我曾不解地问先生:“您一人要出这么多,压力不小吧?”先生却淡然一笑:“我哪有这么多闲钱,还得去‘化缘’呢!”原来,先生的这笔钱,是四处奔走多方恳请才筹措而来;团队其他成员分摊的款项,也多是靠“求爷爷告奶奶”般的奔波才集齐。听闻此事,我不禁想起清末平民教育家武训,他以行乞之资,数十年如一日,创办义学,成为史上唯一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奇人。国泉先生为圆会员出书之梦,不惜放下身段“化缘”,这份为文化传承甘于奉献、不畏艰辛的精神,不正为武训义学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传承吗?

出书之路虽艰,然在先生与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株洲市文艺家大词典·书法卷》终于在2008年9月顺利出版!这一日,首发式隆重而热烈,市领导、市文联负责人、先生与他的团队成员,以及所有入编会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属于株洲书坛的盛事。彼时,掌声雷动,墨香四溢,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自豪——这喜悦,是对先生辛勤付出的致敬;这自豪,是对株洲书法事业蓬勃发展的期许。而先生站在人群中,望着满堂欢腾,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那光芒里,有对书法艺术的挚爱,更有对文化传承的释然。

荐书



理想照耀中国

作者:梁振华 王柯 等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官方授权图书,以40个故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100年来,团结和引领中国人民,高举理想和信仰的火炬,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动人征程。本书包含剧本故事、剧照,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人物包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者陈望道、中共一大的“红船卫士”王会悟、“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创作《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两弹一星”的功勋邓稼先、新中国个体工商户第一人章华妹、被排284万次的中国女子柔道队男陪练刘磊磊等。



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

作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入30位革命烈士临终前写给家人或党组织的书信,同时辅以人物信息和书信相关背景故事,助力书信内涵和精神的表达。这些家书展现了革命烈士对信仰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守、对革命的不屈意志和生死之间的高尚人格;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和人民的厚爱,对党的深情,对爱人、子女深深的挂怀。革命先烈的真情实感,力透纸背,给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唯有不忘初心、不懈奋斗,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2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又一力作。全书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本地文艺

诗词与吟诵的魅力

胡耀军

金风送爽,秋光旖旎。9月14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诗词吟诵活动在南方阀门公司举行。这场文化盛会是株洲诗协儒商学会与南方阀门共同组织的。当天,该公司董事长黄靖先生与诗友们一起品读诗词,探索“诗词+产业”模式,并共同分享喜悦。

黄靖是湖南江西商会的副会长,一生专注做好阀门,他还爱好诗词,担任株洲诗词儒商学会首席顾问,并提供场地作为儒商学会的办公地点。前几天,一则喜讯传来:黄董事长的儿子黄凯文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录取。

诗友们纷纷赋诗祝贺,儒商学会会长胡耀军先生兴致很高,赋诗一首:黄少才俊,英伦筑梦圆。理官同剑耀,医道似芝妍。越海乘风志,攻城祖寇鞭。他年成大器,寰宇著华篇。

在吟诵专场吟诵的诗词,均是由儒商学会的诗人为祝贺黄凯文同学金榜题名而精心创作。每一首诗,都蕴含着对他的赞美与鼓励;每一个字,都寄托着对他未来的美好祝愿。李敬恩、彭光祥师徒的精彩吟诵,将这些诗词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其中,感受到了诗词的博大精深和文化的无穷魅力。

这次活动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南方阀门增添了一抹浓厚的文化色彩。

诗乐相融 经典传承

——湖南工业大学欧阳慧老师独唱音乐会唱响湖南音乐厅

9月8日晚,湖南工业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欧阳慧副教授“讴歌向阳 惠风和畅”个人独唱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成功举办,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音乐会由“诗乐相融 经典传承”“民族风情 四海和声”“家国情怀 时代放歌”三个篇章构成,曲目编排涉猎广泛,涵盖多个艺术题材。

欧阳慧教授以其精湛的演唱技巧和饱满的艺术热情,赋予了经典作品全新的听觉魅力与艺术表现力。从古典雅致的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清流》《春晓》到热情奔放的新疆民歌《赛吾里麦》《一杯美酒》,从俄罗斯经典歌曲《小路》到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均拿捏得恰到好处,整场演出掌声不断。特邀嘉宾谭红星、李巧伟的友情献唱也为音乐会增添了更多亮点。

欧阳慧老师多年来始终在声乐艺术道路上执着追梦,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始终保持对声乐艺术的赤诚之心,这场音乐会正如她的名字一般,是对积极进取、向阳而生精神的美好诠释,亦是她多年艺术积淀与心路历程的凝华。

文人轶事

金庸高龄求学

王剑

2005年初,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女士阅读了金庸写的《鹿鼎记》英译本,赞叹不已。随即向剑桥大学教授会推荐,提议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头衔。3个月,后,这项提议在教授会上全票通过。

金庸获知消息后,向理查德女士提出申请,希望到剑桥大学完成博士课程。理查德女士非常惊讶,她说:“查先生,荣誉博士是剑桥最高级的学位,排名一般在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甚至比校长还高,您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看金庸态度坚决,剑桥大学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入学申请。就这样,81岁高龄的金庸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师从著名唐代历史专家麦大维教授,攻读东方研究及中国历史博士学位。金庸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热议,有人说他作秀。面对这种言论,金庸表示:“我到剑桥求学,不求学位,只求学问。我愿追随前辈学人,明志求学,广学博闻,以增见闻。”

金庸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住房,拒绝一切和学业无关的社会活动,一心治学。按照剑桥大学的规定,金庸要先以硕士读起。经过慎重选择,金庸修读了世界史、中国唐代史、考古学等学科,每周上两次课。虽然已经81岁高龄,但金庸俨然成了一个严谨的学生,每天清晨都起得很早,把一天学习所需要的课本和资料整理好,整齐地放进书包,然后斜背着书包,衣着整齐地走出家门。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他都一丝不苟地完成。

在校园里,金庸经常被粉丝认出,被要求签名、合影,金庸都微笑着拒绝:“现在是在上学时间,我的身份是学生。不过,在散步或者喝咖啡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们签名。”2010年,86岁的金庸,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

在金庸眼里,学习永远不算晚。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是每个人必须修炼的秘籍。(据《人民政协报》)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